

编者按 8月23日,处暑如期而至,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。巧合的是,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,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落幕。暑气至此止,凉意自此生。这不仅是节气的更迭,更像天地间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接。处暑之美,美在一个“去”字。暑气并非仓皇逃离,而是敛了锋芒,安静退场。而那阵不请自来的晚风,更是处暑最温柔的馈赠。

暑去秋来,万物各得其所。这份自然的问候从不声张,它认得每一个在暑热里熬过三个月的人。你只需在某个傍晚走出门,让风吹一下,心里忽然松快起来——那便等于签收了天地递来的所有温柔。

暑去方知秋味长

○ 黎月香

辛弃疾说“天凉好个秋”,处暑这日我却想,该把“秋”换成“去”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说:“处,止也,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暑气不是被秋风打败的,是自己甘愿停了。来时轰轰烈烈,走时安安静静,敛了锋芒,悄悄退场。一个“去”字,藏着天地间的分寸——不纠缠,这才是节气里最体面的转身。

清早推开窗,风已不是昨日的风了。昨日那风还带着湿热的黏,扑在脸上像谁哈了一口气;今晨这风却薄薄的、脆脆的,拂过手臂时,如同有一道看不见的溪水从皮肤上漫过去。池塘里的荷也懂了,花瓣边缘开始卷曲,颜色从饱满的粉褪成暗淡的旧白。它们不再争着开,倒是一朵一朵地,把位置腾出来,给即将到来的凉意。

母亲从柜顶取下那床薄被,把夏凉被折好塞进塑料袋,又顺手抖了抖。“明年六月再见了。”她自语。竹席也要收了,凉席上那些纵横的纹路里,还嵌着夏夜翻身时留下的汗渍,如今要擦净卷起,搁在衣柜顶上。这些物件的退场,比人的告别还要郑重——因为它们从不回头。

到田埂上走了走,稻穗已弯到不能再弯。谷粒饱满得撑开了稻壳,露出金黄的米身。种田的老周蹲在田边,掐了一穗在手心里搓,吹去糠皮,

拣出几粒新米送进嘴里慢慢嚼。他停了一停。“成了。”咧嘴笑时,牙缝里黏着米浆。整个夏天那些闷热的、汗流浹背的日子,那些拔草引水的辛劳,此刻都化成了这口嚼着的甜。暑气走了,劲道却藏进了每一粒米里。

黄昏时坐在门槛上,忽然听见蝉声里有了杂音。仔细分辨,是草丛里钻出了蟋蟀。两种声音交织着,仿佛旧乐队的主唱正把话筒递给新人。蝉并不委屈,它唱了整整一夏,高亢处、嘶哑处、力竭处,都唱过了,此时把舞台让出来,没什么可遗憾的。这交接的时辰,比任何一场独奏都动人。

泡了壶茶,发觉茶汤凉得比夏天快了许多。原先要晾半天的凉水,端起来没一会儿就温了。少时不明白凉有什么好,这一回却懂得——凉意之所以动人,全在一个“去”字。暑气去了,心头的火也去了,凉意便从天而降。

其实人一生也该有几回“处暑”。在最好的时候知道停下来,把位置让给后来的人与事,不赖着不走,不靠着旧日的余温取暖。暑消谷熟,是天地教给我们的功课。每一个体面的退场,都在为下一场的饱满登场,腾出干干净净的空地。

暑气止,新米香。处暑之日,万物各得其所。

处暑晚风,不请自来

○ 叶艳霞

处暑傍晚出门散步,一阵风从巷子深处撞过来,猝不及防灌进短袖领口。皮肤先于大脑做出反应——那薄薄的凉意顺着脊背滑下去,像有人用薄荷叶贴住了后颈。愣了几秒才意识到,整个夏天都没等来的那阵风,终于吹过来了。不是空调造的,不是电扇摇的,是它自己找上门的。

三伏天里说的“凉”,都是人造的应急品。空调的冷风硬邦邦砸在脸上,电扇把黏腻的热气搅得更浑,冰镇饮料灌下去的瞬间是爽了,三秒之后汗又逼出来。那些凉是讨来的、买来的、跟高温协商来的,救急,不救心。真正的凉从来不用力,它只是某天傍晚风向悄悄偏了一格,人正好站在转角,便被轻轻碰了一下。

农人比我更早收到这份礼物。晒谷场上新铺的稻谷,白天被秋阳烘得烫手,夜里须得敞着让凉气钻进来。温差一大,谷粒才肯交出最后一点水分,变得干燥紧实,耐得住碾磨。清早踩过田埂,鞋底沾一层薄薄的潮气,那湿润比任何温度计都准——秋深一寸,暑退一分。大自然从不发通知,它只让草叶替你记着。

回到屋里,我没开空调。窗子推开半扇,晚风贴着纱窗渗进来,慢慢卷走晚饭的油烟气。孩子趴在桌上写作业,笔尖沙沙地响,忽然抬头说了句

“今天不热了”。妻子从柜顶取下薄被,抖开时扬起的灰尘在台灯光里飘了一阵。没人提起“处暑”这个词,但全家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调整着——撤下凉席,铺上棉布床单,临睡前关掉那台转了一整个夏天的风扇。

睡前在阳台站了一会儿。楼下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翻动,翻出银灰色的背面。远处的车流声忽然清晰了,不是因为车少了,是蝉声渐渐歇了。它把舞台让出来,风便自己填了上去。这交接仪式简单得像邻居悄然离去,不打招呼,只留下空屋子让新人住。

这份礼物的慷慨在于它不要你回礼。不用发朋友圈感谢秋天,不用给节气发红包,不用背诵农谚证明自己懂行。你只需在某个傍晚走出门,让风吹一下,心里忽然松快起来,那便等于签收了。天地递来的馈赠从来如此——你不必伸手去接,它认得每一个人,总会找到你。它认得每一个在暑热里过了三个月的人。

躺下时窗外的风还在徐徐地吹。薄被搭在肚子上刚刚好,不燥不寒,仿佛有人替你掖了一下被角。少年时陪外婆闲读,念过一句“四时俱可喜,最好新秋时”。那时不懂,如今才明白——它准时报到这件事本身,就是四季给人最温柔的问候。

连载⑧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李攀龙转身下楼。兀自听到谢榛说,我读私塾时做的八股文章,被当成范文宣读。我要是两只眼睛,一定能考上进士的,一定能当官的,一定能讨小老婆的。

李攀龙出来店门,上车。照磨说,知府,我给他十两银子,他不要,扔到地上。我拾起来了。

李攀龙说,你再给他,并对他说,知府请他晚上住在顺德。

照磨返回酒家,走上二楼,把李攀龙的意思告诉谢榛。谢榛克制住急剧的呼吸,把银子接了过来。谢榛说,住,我就不住了。饭也不吃了。我走,往京师赶路呢。说完,便大步走下楼梯。

车夫早已等得不耐烦了,谢榛刚刚坐到车上,便把鞭子甩响。马儿撒开四蹄,往北而去。

走到城边,谢榛已是饿得不行。于是停车,在一个小饭馆里胡乱吃了一些东西,然后继续赶路。

不一日来到京师。谢榛让马车停在棋盘街的王四客棧前面。这马车,是谢榛单独雇的。之所以能够如此阔绰,是因为郑若庸的资助。郑若庸的《类雋》由赵王府刻印后,安阳士子争相购买。这样,不独刻资挣了回来,郑若庸还发了一笔小财。听说谢榛要往京师,郑若庸慷慨地赠他二百两银子。

连日的车马劳顿,让谢榛十分疲乏。他对店主王四说,天黑时分喊醒我。沉沉睡梦中,王四喊他了,谢先生,谢先生,天快黑了。

谢榛起来,洗漱一下后信步走了出来。他要去找李先芳。

到李先芳家门前,一敲门,开门的人正是李先芳。李先芳高兴地说,谢大诗人到了,快请,快请!

谢榛走进李家客厅。女仆沏茶倒茶之后,退出。

两人喝了一杯茶水。李先芳说,我刚刚换了便服,你就敲门了。怎么着,咱是在家里,还是去街上酒馆?

谢榛说,街上吧,我请!说什么话呢?对了,喊上李孔阳吧!

自然要喊。二人走出家门,正好有两辆空轿过来,两人便坐了上去。

二人来到燕山酒店。

先芳在前,谢榛在后,走进一个十分宽敞明亮的雅间。老板连忙进来,问先芳有何吩咐。先芳说,这样,你派一个伙计,去明照坊把兵部的李孔阳大人喊来。

放心吧,我马上安排。一个伙计进来,沏好茶水。然后问先芳,大人,菜怎么上?

李先芳说,老规矩,三个人六个菜,拣好的上就是了,酒也要好的。

李先芳看看谢榛,说,老兄,我怎么看着你眉眼儿既有喜悦,又有忧愁呢?

谢榛不自然地笑笑,说,伯承别乱说了,我哪有什么喜悦?至人无梦,至人无忧!呵呵。

你不要打哈哈。你不说,我还不想问了。停会儿你喝多了,再说我就不听了。

谢榛见先芳这样说话,便把赵王赠姬、受李攀龙冷遇的事情,倾诉一番。

李先芳听了,说,茂秦,第一件是风流雅事,你要珍惜人家芷兰。第二件事,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。李攀龙就是那样的人,他要当领袖,你只能支持。一唱反调,他自然就烦你了。

李攀龙还好一点。王世贞,冷着个

脸子,当面不说什么,背后净说我坏话。

也许,王世贞对你的成见,要在李攀龙之上。

你说大家朋友一场,到头来却要闹翻,太让人伤心了。

先芳说,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悲观。李攀龙不还是给你十两银子吗?王世贞、徐中行他们,也不见得要与你绝交,只是不像一开始那么热乎了。

说话间,李孔阳已赶到,紧紧握住谢榛的手,说,茂秦兄,我又见到你了。

谢榛笑笑,说,只要你愿意意见我,我就让你见,可惜我不是美女。

你人不是美女,你的诗是美女。

三人开始随意而喝。喝至半成酒的时候,先芳说,我不便出面,我早对王世贞敬而远之了。子朱可以考虑一下,什么时候出面设个宴,把王世贞、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喊到一块,为茂秦接风。

李孔阳说,这事好办。就怕席间气氛不太友好。

先芳说,虽然不会十分友好,但不至于闹翻。

行,我尽快安排。

谢榛端酒敬向李孔阳,说,谢谢你子朱。

李孔阳说,茂秦不要谢我,要谢的话,我还得谢谢你!我那个侄子尚武,在苏祐手下干得不错。除了练兵打仗外,这小子有空便看诗书、看兵书,俨然一个文武全才了。他对苏祐说,是谢先生教导他这样的。

谢榛欣慰地说,尚武是一个可造之才。

两个人谈得投机,酒便一饮而尽。

先芳说,子朱现在已是正三品,官不小了。

谢榛听了,站起来,端杯在手,敬向

李孔阳,二人爽快喝下。

李孔阳说,伯承也快升迁了,今年弄个员外郎,应该没有问题。

谢榛问,王世贞怎么样?

李孔阳说,我听严讷说,吏部两次推举元美出任督学副使,都被严嵩压下了。严讷还说,说不定哪一天,就会被严嵩赶出京师了。

谢榛听了,生出对王世贞的敬佩。这个江南才子,对自己虽然有点看法,但在救护杨继盛一事上表现出的侠义劲儿,一点不比自己解救卢楠差。看来,自己作为老大哥,过几天见了,态度上要友好一些才是。

李孔阳说,还有宗臣,严嵩几次指使吏部,想借考察的机会惩治,但都被严讷救下了。

谢榛听了,轻叹一声,想起宗臣那年轻的面孔。

李先芳说,严嵩是什么人,睚眦必报!

李孔阳说,不提这类事了,糟心。我们喝酒。对了,茂秦兄住在什么地方了?王四客棧。

谢榛到达京师的第五天,还是晚上,还是燕山酒店,兵部右侍郎李孔阳,设宴为谢榛接风。参加者,有王世贞、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、魏裳。

谢榛与魏裳见过两次。魏裳字顺甫,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,现在刑部任职。

谢榛早早地来到了。看到主人李孔阳坐在主位上,谢榛拱手见礼,说,让子朱破费了。

茂秦兄,这点小事,不值一提。

魏裳到了,见了谢榛,主动行礼,说,茂秦先生到了,我这几天正看你的诗呢。

(未完待续)